

廣 說 鈴

一 名
十五家閱世奇談



上 海

進 化 書 局 發 行

廣說鈴目錄

上卷

羅提督

宰白鴨

買柴溫子

辯才可畏

異香

刼婚案

賣荷包

賴絲帳

世道

曹福

草毒

袁癡

賈義士

石灰擒虎

皮夾中字畫

神力

史酒徒

何義門

風水

子曰

獄囚囚官

種銀子

袁體菴

跳白船

出世入世

馮鐵頭

武進盜案

寶爾敦

阿里瑪

延師課賭

竊賊之詭計

拳勇

蔣中丞

吳孝子

武夫不知文字

青鳥術

石中雉雞

畫怪

籠絡名幕

譎判

楮祚典

文字三鑒

代嫁

鬪力鬪智

騙壻

師戒

鐵肚皮

蔡錫

畫眉楊

寶竈

偷畫

大通余翁

弔喪

訟師

二

甘鳳池

越人倪某

雪媒

足有赤痣

瓦盆

過期當票

剛剛奪黍

蜀婦

圓光

千金亭

拳法

下卷

鳥識字

逃災女子

葉天士遺事

露天燒飯法

醫貧

沙七

夢葫蘆

白帽子

高二爸

黎世序

鬻花瓶

銅鶴銅鑪

皮毯

鵝

沙彌思老虎

高參領

某廣文

超勇公軼事

褚復生

卜者梁翁

蟻陣

六指人冤獄

甲與乙爲善友

某先達

一文錢

某甲

某銅匠

乩仙

介溪墳

三斗漢

癡女子

顧鶴鳴

測字

牆洞解元

于廟祈夢

董邦達

乞丐作聯

潘封翁

紀文達

鄭仰田拆字

范時行

求籤

十七字詩

十三閣老

骨董店

盜舟對聯

科場事

鏡聽

譚襄敏夫人

定數

祈夢

瓦卜

韓慕廬祈籤

術數之奇

對語敏捷

劍俠

賣蒲扇

石異

年羹堯

蘭蠶

婢女代嫁

茄字

汪狀元詳夢

長洲周某

神籤預兆

扶乩奇驗

解大紳

江慎修

夢馬言

古人轉世

翁覃谿

象尊牛鼎

淨慈寺匾額

卜者之謬妄

少林寺僧

買東西

山東朱翁

庸醫

寶石

戲咒真死

戲變

廣說鈴上卷

羅提督

東鄉羅提督思舉戰功。見於魏默深州牧源聖武記者詳矣。偶閱周芸臯觀察富陽凱所述逸事。其智能亦自可稱。非徒以武力雄一時也。公嘗率兵入南山搜餘賊。村人苦猴。羣盜食田糧。晨必發大器驚之。公問故。令獲一猴來。薙其毛。畫面爲大眼諸醜怪狀。銜其口。明晨。俟羣猴來。縱之去。皆驚走。猴故其羣也。急相逐。益驚。越山數十重。後不復至。官夔州遊擊。夔關臨峽。山水迅急。瞬息千里。鹽梟及販鬻人口者至。則鳴金叫呼。越關以過。船皆設礮械。兩旁繫大竹。彎如弓。他船追及。斷繫發之。船必覆。人莫敢擾。公募善泅者。持利鋸。匿上流水。俟船附而鋸其舵。抵關適斷。船不能行。觸石破。盡獲之。又有巨惡某唆訟。守欲得之以屬公。公佯不悅曰。是文官事。何語我。夜踰垣入其室。見所爲草狀及稿。匿出。使數人候門外。復入啓扃。人稿俱獲。曰。昨所以不許者。彼耳目衆。欲令不爲備也。冷廬雜識

葦毒

寒山寺在姑蘇城外。唐人詩已屢屢見之。千餘歲來。爲吳下一大禪院。道光年間。寺僧之老者弱者住持者過客者。共一百四十餘人。忽一日盡死。寺中旣已無人。鄉保爲之報縣。縣令前來相驗。適一竈下養死而復蘇。縣令問諸僧。今日食何物。對曰。食麵。縣令復詳詢煮麵之人。與澆麵之湯。竈下養對曰。今日值方丈和尚生日。特設素麵以供諸僧。我適見後園中有葦二枚。紫色鮮豔。其大徑尺。因搗以調羹澆湯。但覺其香味鮮美異常。未及親嘗。忽然頭昏倒地。不省人事。今甫醒而始知諸僧食麵死矣。不知是何故也。縣令使導至後園採葦處。則復見有葦二枚。其大如扇。鮮豔無匹。命役摘葦。葦下有兩大穴。縣令復集夫役持鋤。循其穴而發掘之。丈餘以下。見有赤練蛇大小數百尾。有長至數丈者。有頭大如巨盃者。蓋兩穴口爲衆蛇出入之所。葦乃蛇之毒氣所噓。以自蔽其穴者。諸僧旣皆食之。故無一生。竈下養僅嗅其香味。故幸而復蘇。縣令乃命儲火種。發鳥槍。一舉焚之。蛇之種類盡滅。而寒山寺由此亦

廢。庸庵筆記

獄囚囚官

各郡縣獄中重囚。例皆鐐其足而桎其手。鉗其口而鎖其頸。晚近獄規不肅。每一囚入獄。獄卒皆有例定規費。僅於州縣典史巡獄時。爲上刑具。官去卽便弛之。習以爲常。官亦知之而不深究也。廣東有某縣令。欲察獄中積弊。一日屏去儀從。突入獄中。獄卒未及知也。獄囚百餘人。見之曰。汝來甚善。羣起縛縣令。宣言曰。官欲出獄。須縱我輩百餘人。與之同出。如門外人有來前者。我輩先扼殺縣官以待死。均之死耳。與其束手而死。不如與官同死。復縛獄卒數人。有餉縣令飲食者。獄囚數人傳遞而入。獄囚口糧。或不時給。則亦絕官餽。以相抵。縣中幕吏。皆無如之何。典史至門外。遙呼獄囚。始而婉諭。繼而哀祈。囚皆不應。不得已稟達郡守。郡守親自赴縣。至獄外諭囚曰。縣令自到任後。並未苛待汝等。汝等入獄。皆在前令手中。今如致縣令於死。汝等罪名益重。豈得倖全。不如速釋縣令。汝等有冤抑者。必爲伸理。其犯重辟者。亦

當設法超拔。決不汝欺也。獄囚皆曰。今日我輩與縣官出則同出。死則同死。不必多言。郡守徘徊莫措。相持已及旬日。恐縣令死於獄中。釀成重案。不得已密稟大府。請發兵兩營到縣。許赦囚罪。盡縱出獄。囚復言當攜官同行五十里。至某山頭。方能釋官。亦許之。獄門既啓。羣囚擁縣令驩呼疾走。官吏尾之而行。行五十里。至某山頭。囚乃釋縣令。欲遂分道颺去。官兵伏隘以待。四面兜圍。百餘人皆就擒。惟逸去三人而已。郡守縣令。攜囚回城。盡法懲治。加以酷刑。死於杖下者二十餘人。其餘皆從重擬罪。尅期處決。此光緒六年事也。夫蛟龍失水。螻蟻困之。縣令之所以威伸令行者。以有堂皇儀仗之尊嚴。吏卒僕隸之擁衛耳。微行入獄。俾獄卒等不及掩其弊。用意非不勤也。不幸逢意外之變。致蹈危機。遭慘辱。吁。爲官者可不慎哉。庸庵筆記

宰白鴨

福建漳泉二府。頂兇之案極多。富戶殺人。出多金給貧者代之抵死。雖有廉明之官。率受其蔽。所謂宰白鴨也。先大夫在讞局。嘗訊一鬪殺案。正兇年甫十六歲。檢屍格

則傷有十餘處。非一人所能爲。且年稚弱。似亦非力所能爲。提取覆訊。則供口滔滔。汨汨。與詳文無絲忽差。再令覆述。一字不誤。蓋讀之熟矣。加以駁詰。矢口不移。再四開導。始垂泣稱冤。卽所謂白鴨者也。乃駁回縣更訊。未幾。縣又頂詳。仍照前議。再提犯問之。則斷斷不肯翻供矣。他委員嚙先大夫之迂。逕行提訊。遂如縣詳定案。比臬使過堂問之。仍執前供。因訊爾年紀甚輕。安能下此毒手。則對曰。恨極耳。案定後。發還縣。先大夫遇諸門。問曰。爾何故如是執之堅。則涕泗曰。極感公解網恩。然發回之後。縣官更加酷刑。求死不得。父母又來罵曰。賣爾之錢已用盡。爾乃翻供以害父母乎。若出獄。必處爾死。我思進退皆死。無寧順父母而死耳。先大夫亦爲之淚下。遂辭獄局差。噫。福建人命案。每年不下百數十起。如此類者。良亦不少。爲民牧者。如何忍此心也。庸閒齋筆記

袁癡

袁丹叔先生國梓。文章爾雅。而性癡絕。人皆以袁癡目之。自郡守解組歸。居於茸城。

屋濱大河。鄉人每泊糞船於門外。先生惡之。乃買羊肉一拌。密置河畔。鄉人擔糞歸。將飯。見肉疑爲人所遺者。大喜。亟啖之。先生俟食訖。乃至岸側。佯爲周視。故作喜狀。曰。這畜生今日必死矣。鄉人驚問故。則曰。此地有惡狗。吾買砒霜置肉內毒之。今旣食。除一害矣。鄉人大恐。承係己食。懇其救解。先生佯驚曰。我毒狗不毒人。此係爾自作之孽。非我罪過。鄉人愈哀懇。至涕泗。乃指糞曰。亟啖此。或可解。鄉人畏死。從之。大吐委頓。則撫掌笑曰。爾他日仍泊船於此。當令再吃糞也。一日立於門前。適府公遣僕奉書於先生。僕見先生不識也。因詢曰。此間有一袁癡。居何處。先生引之至家。攜書入。良久什襲一巨函出。交僕曰。此係寶物。爾主向借。不能不與。爾主書中言。惟爾誠實可靠。須親攜去。毋易人。致損壞。鄭重言之再三。僕負之歸。物已重。路又遠。汗流浹背。府公見之不解。拆封。乃一粗石。重二十餘斤。上書十六字曰。尊价無禮。呼我袁癡。無法處治。以石壓之。府公大笑。卽其僕亦自笑也。唐開齋筆記

種銀子

塔院僧性鄙恠。不念法華經。不理梁王懺。腌臢可厭。有江西客來寓。間以酒肉啖僧。頗相得。後密謂曰。我習種銀術。欲助汝。汝有意乎。僧問何謂。曰。以銀埋地。有符籙拜禱法。閱七日。一可得十。僧未信。姑付銀一。邀其種。客禹步庭前。喃喃作咒語。掘地埋之。扇戶出。囑弗窺探。至期啓視。則粲然者十矣。僧大喜投地曰。可多種乎。曰。何不可。母多則子愈多。唯紙鏹亦須多焚耳。僧乃罄其己之所有。又將衣帽及鐘磬鐃鈸之屬。盡質於典。不足。復借隣寺之鐘磬鐃鈸。亦質於典。侵曉詣城買紙鏹數十千。欣欣付客作法。客如前狀。闌然扇戶。至明午。客亡。兩三日無迹。急掘所藏。則零磚碎瓦而已。僧搶呼欲絕。後十餘年。復有外科醫徐甲者。傳種洋錢事。遇賺略同僧。而所賺更多。故徐之盈門索債。亦倍於僧。明齋識小

買柴媼子

有買柴老媼。挈其子入城。至一富家。其子年十八九。未娶也。富家適有隔夜冷粥一盂。有蜈蚣死其中。議棄之於河。其子正苦餒。卽曰。此不足爲患。乃以指捉去蜈蚣。而

囋之立盡。富家有女。睨之而笑。其子以爲悅己也。歸而思之不置。遂成疾。日以羸瘦。幾不起矣。媼知其情。偶以語富家之婢。遂達於女。女曰。然則速召此子來。其子甚喜。力疾奔赴。女一見大罵曰。天下有此妄人邪。我見汝飢不擇食。是故哂之。汝敢遽萌妄想乎。命媼婢輩批其頰數十。其子叩頭服罪。始叱之出。及歸。病若失矣。耳郵

賈義士

賈義士。逸其名。山西汾州人。挾其貲以放債營利。往往徧天下。義士嘗之楚之安陸。安陸人樊疑者。方設藥肆市中。義士貸其貲。而依以居。甚相得也。疑長義士十一歲。呼義士爲弟。居年餘。疑病將卒。謂義士曰。始吾以營業乏資。勢且殆矣。自弟來吾家。家中小裕。弟之視余猶兄也。今不幸。中道分離。吾死。以妻子累若矣。義士涕泣許諾。疑婦某有殊色。性狡而淫。疑亡未三月。卽思卷其資他適。邑有李監生者。豔婦色。且利其重資。遽遣冰往。旣成說矣。樊氏宗族。羣起爭之。不得。則請終其喪。弗許。請待期月。亦弗許。義士從容諷以大義。婦恚曰。若何人斯。而亦欲與吾家事。吾且還若資。逐

若出矣。義士不敢復言。然居常忽忽不欲生。數日亦遂病。病七日。躍然起曰。吾得之矣。走告婦曰。而果欲嫁乎。而家簿籍經營。而貲大半吾所貸。若以償。而所餘貲幾何。且有子在。將使安歸乎。吾在此。正苦岑寂。欲謀家室久矣。而若爲吾婦。是而喪夫。有夫。肆中事皆可無改。卽而子可爲吾子。豈非兩全之道。婦大喜。遂與李氏絕婚。諏吉與義士成婚。李氏爭之。將控官。義士使人婉告之曰。某氏與賈相處久。今將却原聘。而琵琶別抱。其情可知。君焉用此不廉婦爲。李氏亦頓悟而止。由是安陸人莫不詈義士。而笑樊巖之所託非人焉。及成婚。義士盛設筵宴。招其鄉親。與飲大醉。夜漏已深。義士玉山頽矣。衆相與扶入洞房。覆以香衾而去。婦遣女僕出。卸裝就枕。撼之不醒。低聲呼之。則鼾聲鼾鼾作矣。婦輾轉不能成寐。乃赤身以下體暈就之。義士驚覺。小語曰。佳人愛我哉。語甫畢。沈沈睡去。無何。鷄旣鳴矣。義士急起曰。昨日余眞大醉乎。今某夥將赴廣州市藥。尙有一事未處置。舟得毋已發乎。曳履而出。自是遂託病酒。常宿於外。婦使人邀之不得。數月。婦不能堪。詬詈交作。義士使人爲好語謝之。

曰。屬有微恙。故久使汝孤另。疾愈。當就汝。又數月。婦已微窺其意。乃出索離婚書。義士約以明日。次日。值癡忌辰。義士早起。具衣冠。三揖癡之靈而告之曰。弟受兄重寄。所不能成事以報兄者。鬼神有知。罰及其躬。顧婦曰。汝向謂吾異鄉人。難與汝家事。今汝爲吾婦。得制汝否。乃執婦。裸而懸諸梁。拔佩刀。割取臀肉。熾炭於爐。炙之。陳於靈几。復三揖曰。無恥婦。敗兄家風。請兄食其肉。弟亦陪兄一饗。因取啖之。且啖且詈。婦哀號乞命。乃幽之樓上。鑿一竇以通飲食。如是者十年。婦已四十。其子年十八。義士有所善王貢士者。有女。義士爲樊子聘爲婦。遣往從學。晝營生業。夜則課樊子讀書。數年入於庠。乃涓吉完婚。爲酒食以召鄉黨。樊氏宗族畢會。樂作。義士乃言曰。吾爲樊兄所託。非娶婦不足以制其死命。十年假夫妻。受人唾罵。期成事以報樊兄也。今兒幸成立。婦亦老不復嫁。吾今年四十有七。尙無子。吾妻獨居。爲樊兄故。遲我十年。今將歸而生子矣。出一籍。付其子曰。若父遺貲數百。今已贏數千。謹守之。無忘乃父創業艱難也。旣而慨然泣下曰。樊兄樊兄。今而後可以瞑目於地下矣。遂卽日僱

驟車。輦行李上道。樊子涕泣留之不得。乃分與千金。揮手不顧而去。於是安陸之人。爭嘆樊疑之能知人。而交口頌賈君之賢。曰義士義士。埋憂集

袁體庵

明末高郵有袁體菴者。神醫也。有舉子舉於鄉。喜極發狂。笑不止。求體菴診之。驚曰。疾不可爲矣。不以旬數矣。子宜急歸。遲恐不及也。若道過鎮江。必更求何氏診之。遂以一書寄何。其人至鎮江而疾已愈。以書致何。何以書示其人曰。某公喜極而狂。喜則心竅開張而不可復合。非藥石之所能治也。故動以危苦之心。懼之以死。令其憂愁抑鬱。則心竅閉。至鎮江當已愈矣。其人見之。北面再拜而去。吁亦神矣。廣陽雜記

辯才可畏

長興徐令。初下車。頗風利。每收呈。必摘呈中語面詰之。倘所對稍有參差。輒則擲還。重且扑責。其意蓋以示能也。有明經某者。平日把持邑中事。吏胥咸畏之。令亦前知其爲人。思欲痛懲之。而未有間。明經亦知令將與已爲難。適會有事。訟之縣。乃自懷